

80后倍受关注的先锐诗人
第一本新生代有声诗歌读物

CLAW MARK OF WOLF

南方
狼
著

狼的爪痕

学苑
天
文



学苑音像出版社

狼的爪痕

南方狼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狼的爪痕/南方狼著.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4. 9

ISBN 7-88050-170-3

I. 狼… II. 南…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狼的爪痕 LANG DE ZHUA HEN

作 者	南方狼
策 划	海狼工作室
责任编辑	海 啸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100024)
发 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8.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一版 200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8050-170-3
定 价	22.00 元

学苑音像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像狼一样自由奔突在诗歌之境”

——序南方狼诗集《狼的爪痕》

谭五昌

“像狼一样自由奔突在诗歌之境”，这是我在阅读青年诗人南方狼诗集《狼的爪痕》中逐渐产生的一种感性印象，这种感性化的阅读印象在完成本诗集的阅读后变得愈益强烈和固执起来。依凭我往日的阅读及评论经验，我有信心自认为把握住了该作者诗歌写作的艺术特点或其精华所在。

南方狼原名谢世纪，长于重庆，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小伙子，几年前负笈求学京城，毕业后留居下来，但其“外省青年”的边缘者身份仍是一种无法摆脱的社会存在。据我个人的主观臆断，小谢取笔名为“南方狼”自有一番深意存焉：“南方”应是小谢对其地域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而“狼”则表征着小谢在诗艺上的美学追求与其诗学追求上的勃勃雄心（俗谚中有“狼子野心”的说法，但我在此是在褒义性地使用这一说法与语汇）。更确切一点地说，从诗学角度而论，“南方狼”这个笔名喻含着这位来自南方的青年诗人对于粗犷、苍凉的诗歌风格（与“狼”的形象有内在契合之处）的自觉追求，简言之，



语言、意象、情感及思想的力量为其诗歌的最高美学目标和诗学追求,这或许是南方狼将其诗集命名为《狼的爪痕》的深层用意之所在。

回到开篇话题来谈,“像狼一样自由奔突在诗歌之境”,这是我对南方狼诗歌艺术特色感性印象的浓缩性概括。它直观性地显示了南方狼纵笔抒写、意气自如的诗歌才能所带给阅读者的强烈印象与有力冲击。从学理层面而论,在这本诗集中,我感受到了南方狼开阔的诗歌视野以及处理丰富诗歌题材的文学能力,南方狼既能从日常风物及生活场景中敏锐地发现诗意,又能从以往的经典诗歌作品与其片断中生发出新鲜的诗情,从而以其整体上比较出色的“发现”能力为其诗歌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同时也为阅读者带来了丰富性的审美阅读体验与感受(这一点从诗集的目录上也能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来)。

相形之下,南方狼在其诗歌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不同诗学趣味与美学风格的“兼容性”或“整合”能力更令我欣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点使南方狼从当下的青年诗人群体(在此特指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与 80 年代初出生的诗人)当中脱颖而出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也是其艺术个性与诗歌才华得以充分彰显的地方。在南方狼的整部诗集中,我们既能真切感受到其古典美学风格及诗学趣味的内在性弥漫,又能鲜明地体现出其现代及后现代美学风格及诗学趣味的外在性张扬。而且,这些体现不同美学风格及诗学趣味的诗歌文体往往能

以其相对独立的诗学品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给阅读者带来一种相应的审美阅读感受。

黄莺拨动柳之琴弦
春就把桃红的唇印
吻在树间
关于冬天的空白
冰雪的硬化
已被热恋燃尽
当天地间奔起缠绵的雨丝
还有什么能够阻挡
绿色被褥里
一双耳鬓厮磨的鱼或者
花草幽径上那对
相濡以沫的蝶

——《爱情与赞美诗》



在这首以爱情为题材及主题的短诗中,作者诗学趣味上的古典倾向极其鲜明。无论是意象的运用还是意境的营造在精神气质上均与中国古典诗词十分契合。从艺术表现角度而论,这首短诗写得空灵有味,颇耐咀嚼。

在语言、意象的简洁、节制上与《爱情与赞美诗》颇有类似之处,《灾荒年》一诗却体现了与古典趣味相对立的现代(现代派)特色:

其实只需三天
用黑铁粉末替换所有
微小的食物

随意掰开一张
蚂蚁的嘴
你会看到
叮叮铛铛碎光了的牙齿

该诗语言、意象运用上的简洁与凝炼虽然高度“古典化”，但传达的对于生命与世界的审丑式的残酷感受与体验完全是现代式的，篇幅虽然极为精短，却能带给读者以巨大的灵魂与心灵上的震撼和冲击。

除古典及现代诗学趣味与美学风格的充分彰显之外，作者在其诗歌写作中还鲜明地表露了他对后现代主义诗学(可以理解为一种解构主义诗学)趣味及风格上的自觉吸纳，力图以此建构起多元化(多样性)、开放性的诗学体系。体现后现代诗学趣味的诗歌文本在其诗集中不在少数，《一个豆沙餐包》是此方面的代表性诗歌文本：

配料：面包粉(西方人爱说：面包总会有的。
其实面包粉才称得上俯拾皆是，
不如改作，面包粉总是会有的。)
水(水的滋润使万物纯洁)



豆沙(红豆——相思;飞沙——别离)

白砂糖(砂糖的制作方法从天竺国传入

这对历史系的学生很重要)

鸡蛋(邻家大妈抱怨:“鸡蛋又涨价了。”))

食用油脂(对于一个国家,原油储量多多益善

对于一个人,脂肪多了却不是好事)

酵母(我首先想到了美国畅销书《教父》)

这是《一个豆沙餐包》的开头一节,极其典型地表征出了后现代的写作手法及精神特质:反讽、调侃、黑色幽默、游戏态度(取消深度)。在诗集的第一辑(“狼的思想”)里面,作者对于后现代诗学趣味的亲近态度达到了某种颇为令人瞩目的程度。然而,如果细加体察的话,作者后现代式的诗学趣味仍然具有其现代式的严肃态度。换言之,作者是以现代或现代主义式的精神立场与诗艺追求为其自觉的“底线”与根基的,并未走向彻底解构精神与艺术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写作(比如时下仍然比较流行的)“纯口语写作”、“身体性写作”或“欲望化写作”的“先锋”境界。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通常情况下,南方狼能够将古典的、现代的以及后现代的诗学趣味及美学风格“整合”到一首诗的写作过程之中,从而使其诗歌文本充满“异质混成”的质素,也使得他的诗歌文本往往具有充满张力关系的审美艺术空间,给人带来的阅读感受因此也具有“立体性”的艺术效果。现以《多情自古空余恨,



此情幽幽无绝期》一诗为例：

多雨的江南
情花开遍距离
自太初就形成的两盏明眸之间
古人的恋爱需要桥、伞这些抒情因素，最忌楼
空，弦断，多事的和尚与石塔。如这一切发生
余下青鸟夜夜蘸渔火治疗断翼，谁的
恨如一弯月，重复圆缺阴晴
此刻不宜讲结局，只因
情花锈了
幽咽的井露出深不可测的
幽静，守候干涸
无非是拆开些黄梅时节，在
绝望的伤口撒一把花籽
期待风中的芬芳重新转过脸来

简略说来，此诗融合外在（明显）的古典题材与意象，内在的现代式的痛苦生命体验以及充满后现代意味的“无叙述”话语式于一炉，体现了古典、现代及后现代诗学趣味与审美质素的互融互渗及其“混合”性质，构成了内涵丰富而复杂的独特文本面貌，同时因之也造成了其诗歌文本审美艺术及精神价值的丰富性与独特性。

南方狼是一位年仅二十出头的青年诗人，但他在诗歌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浑洒自如的诗歌才华令我颇为

赏识并愿对他寄予更高的期望。诗人海啸曾赞赏南方狼的诗歌文本“闪现着黄金的光泽”，我从褒奖并激励一位有才华的青年诗人的角度出发是很认同这种说法与评价的。的确，南方狼的大多数诗歌文本写得简洁、有力而到位，意象的运用与处理常常显示出少年老成式的老到与从容，底气很足，诗集中的许多文本（《霉》、《如果一位亲友离去》、《与我决裂的童年，夜夜歌唱着动人故乡》、《突变》、《太原印象》、《笼》等）都是颇见艺术功力的诗歌佳作，与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诗歌同行比较起来，南方狼在其诗歌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艺术潜力是并不多见的，堪称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他年纪轻轻，但他在其诗歌写作中却有清醒的方向感与独立的诗学品质，能够摆脱年轻人习诗过程中常常难以摆脱的盲目趋鹜时尚的“惯性力量”，并能在其文本中显示出较强的诗艺上的“整合”能力。仅此而论，就当让我对其刮目相看。当然，由于作者尚处于年轻诗人通常必经的诗艺探索与磨砺阶段，其诗歌写作也存在不少可以挑剔出来的缺点或不足。比如：他的一些文本因追求深度意象但把握失度而造成不必要的晦涩难解；或者思维跳跃性太大，缺乏必要的艺术铺垫和内在情感逻辑关联，而使一些诗歌文本的阅读存在程度不等的“突兀”之感。另外，不少文本局部性的表述及意象的准确与精确性方面也可再加以改进。但总体而观，瑕不掩瑜，南方狼依然称得上是一位靠实力来说话的青年诗人，我期望他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真正以一匹来自南方的狼的英武姿态，在 21



世纪新诗的原野上更为迅猛有力地自由奔突,驰骋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诗的开阔地!

2004年7月6日晚,写于北京北太平庄

谭五昌:诗人,诗评家。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
编著有《中国新诗300首》、《词语的盛宴》、《海子诗作精品赏析》等多部诗选、诗论集。

在阳光中抵达荒原

——序南方狼诗集《狼的爪痕》

海 啸

对于一个严肃并充满使命感的写作者，面对日益喧嚣和无序、开放的文字态势（我所指的文字在此和文学是剥离的），无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些一直顽强坚守着自己的文字（文学）底线，并为此默默耕耘、思考着的人们，其处境却面临着尴尬和无奈。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的诱惑无处不在，尤其所谓的生存压力和物质层面上的“善意”提醒，终归会吞噬许许多多拥有光荣和梦想的灵魂。但南方狼始终是一个意外。尤其对于诗歌而言，他的坚忍、顽强、以及一直以来的冷静和执着，使他或许迟到了的“爪痕”，却日益凸显出充满光辉的旅途。

诗集《狼的爪痕》的出版，其意义自然非同凡响。其孤美浪漫的语言、冷艳先锐的思想，无不体现南方狼的精神气质和审美情趣。全书中包括“狼的思想”、“狼的语法”、“狼的方式”、“狼的爪痕”、“狼的飞行”五部分，基本上囊括了南方狼诗歌创作以来的“淘金”之作。从他的诗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从秀丽的南方跋山涉水而来的少年，以狼的执傲，行走成一片独立的风景。



也许少年的青衫不敌霜露,前行的脚步难免落寞,可阳光毕竟诚实,盈绵在他耳畔的松风毕竟清丽。“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南方狼浮雕在大地上的倒影,是缕缕晨曦击剑的牧歌,你会击掌而鸣:我已听到向上生长的声音,听见雁声穿行,听见——春天在你我身边行进,充满着泪水和欢乐,雨水打湿的爱与哀愁。

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这位少年的行囊里毕竟有多少不可捉摸的奇气与才情。可我不能,欲之浅水,呼出其鱼,南方狼在诗歌的海洋中游弋,峥嵘飞动,诗思淋漓,饱满着信马由缰的不羁开阖,让人振奋与欣喜。我想,南方狼执著的文学之路,将成为一种让人为之骄傲的可能。

80年代:狼来了

“80年代”或“80以后”的概念,早被炒作或浮夸成一块块炙手可热的熟铁。当然,其中不乏有人施展其“炼金术”本领,纷纷树起自己层层包裹起来的符号和标签。我不想过多评判这些标签后面的文字所带来的具体意义和价值,不过,对于已经受到过分青睐的“天才”作家和诗人们,似乎当然地代表着“幸福”的一代。

不像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亦不像亲身体验改革开放所带来巨大快感的“60年代”或“70年代”期间出生的一代,“80年代”或“80年代后”出生并迅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更多地拥有自我思考和行走的广阔天地: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尤其互联网的急剧蔓延,这些人

自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看见世界的本真面目(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世界的面目是虚拟的)。所以,他们有着更加便利的获取条件,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挥之即来的“友谊”。可南方狼似乎极不合群,更多地坚持自己“落伍”了的情致与趣味。因此,他的诗是不好读的,很不适合习惯速食与快餐的读者们的胃口。

在这里用餐

我们应该是体面的人

至少应该像个体面的人

我的掌心始终覆盖新雪

四五棵葱或者两三片菜

代替南方的水菱继续纠缠鸭子

变轻的局部

听说这些禽类从长江以南

廉价收购,在皇城

一星瓦片都很昂贵

但护城河通常较冷,沿

黑铁挂钩下坠的油是不是东坡

看到的那河水花四溅的温柔

在这里,我得学会间接

学会用一方洁净的田亩折叠

学会将血腥包裹

然后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

只听见它们在乡间



粗野地,大喊大叫着
去死
在这里,大都市不准汽车
鸣笛,谁最先把舌头烹煮
然后一身轻松,步入
宁静的火炉

在《全聚德》一诗中,南方狼始终坚持“一方洁净的田亩”,无可奈何地提醒自己做个“体面”的人。有着乡村经验的读者,自然能体会到其中草根的忧虑。看不见池间戏水的涟漪,一切需要“包裹”,然后步入“宁静的火炉”。这首诗仅仅只是南方狼客居都市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从他的《北京生活》组诗中获得更多。

除了组诗《北京生活》,《简单呼吸》也是诗集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文本。我姑且把这两组诗当成南方狼目前诗歌中的里程碑式的坐标文本,也许和我的偏好不无关系。但聪明的读者一定可以看见,在南方狼这两组诗中,那理性的,内敛的,甚至生冷的语言背后,其实隐含着“无限苍茫的奔跑”。在这里。“狼”的形象或者是单一的个体,或者是扩张的“群雕”:

齐峰孤独的欲望千百次提上心头
又被和谐之大同压缩为
比雪盲更惨烈的空白

这首《冬日里的苍蝇》，是《简单呼吸》组诗中的第一首。我们知道，“冬日”中是没有苍蝇的。但在诗人眼里，心中的城堡始终黯淡着“冬日”的色彩。“号角拧断成，一枝生冷/额头淌血的苍蝇，俯冲向/比冰凌更坚硬/的岩层，在我手里/距离《涅槃》二十米/风云的困惑裂变为一种强大/跳跃与盘旋/它的翅膀会不会被江水打湿。尔后/立成一羽凝重的鹤”。在这首诗里，南方狼提供一种“涅槃”的可能，即使是在冬日里，在这个空白之中无限扩张的世界。而从《来自记忆森林中那声轰鸣》、《与蝙蝠共谋一醉》、《追忆足底生风的样子》等作品中，我们依旧不难找到南方狼“呼吸”的影子。

我们习惯于重复狼来了、狼来了的陈词滥调，尤其面对“80年代”或“80年后”出生的这批写作者，似乎谁都站在了居高临下的高地。而南方狼在诗坛的出现，将最终证明：80年代，狼真的来了！

一片激动的绿

“亮晶晶的过桥米线从天而降/早稻田涎着口水/一排排绿色的牙齿/微风中张开……冲刷残冬留下的污垢/焕发激动的绿。”在《春雨》一诗中，我读到了“激动的绿”，并让南方狼“带鳞片的水果刀，剖开我心中的石榴”。读南方狼早期的作品，我激动于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能独立完整地过渡他的“变声期”。要真正了解一个诗人的成长和成熟，来分析他早期的作品十分必要。

南方狼以自己灵明的诗心透亮着春风与秋红，那铺



陈着绿色植被的精灵,也就是语言的吞吐,无不牵引着云蒸雾漫的亮丽空间。而在《每一滴雨水都是寿桃》中,我分明触摸到一颗少年最纯洁的心灵,捧出月之花瓣苦织的爱之礼篮。“四月八,龙抬头/雨孩子沿着闪电的滑梯/滑到地上/雷之鼓震撼着涨水的河道/河面上金色的焰火燃得正旺”;“四月八是您的生日/年年这一天大水将两岸/棱角分明的石头磨得溜光/那满河涨潮的水是子孙/送给您的寿礼/每滴雨水都是寿桃……”唉呀!每一滴雨水都是寿桃,只有怀着世间最美好、最真诚的情愫,才有如此质朴、纯净、迷丽的诗之“寿桃”。如此形象、动人心弦的诗歌意象,拨动了最美丽的诗之琴弦。这是南方狼送给他外婆的一首诗,这是诗人用真爱吐露出的妙曼圆舞。“您用火筷拨开灰笼的灰/把青胡豆烤得金黄金黄/您不厌其烦地为我点燃/被夜风吹灭的蚊香/您手掌上经验的皮肤能准确预报气象/出太阳,落雨,打霜/如今,您豁了牙/再也嚼不动一颗冰糖……读到这些语言,你敢说,这是一位十几岁少年的“草垛皇宫”或“木屑积木”?不,这是一座用金玉雕铸的灵明之塔。这位拥有手掌上经验皮肤的外婆,如今豁了牙,再也嚼不动一颗冰糖的外婆,在诗人的笔下,是如此博大,善良与真实。外婆拥有经验的皮肤,诗人拥有纯美的音符,将人世最崇高的舐犊之爱刻画得如此热切与宁静。

南方狼的语言是舒缓的,尤如一条清澈的溪流,叮咚在碧绿的山涧。无论是淡青水墨,抑或浓重油彩,都如此自然、贴切。中国诗歌有着“我手写我心”的传统,